

舊志序



涇陽志凡十有二卷迺先達李侍御之所編也歲久板刻散失藏之者少且自弘治癸丑以後文獻尚未收錄觀者病焉連侯一車郎首詢之益欲稽故實而措之行也越數日懸金購之始得一帙字畫磨滅漫

涇陽縣志

序

一

不可讀迺喟然嘆曰涇陽關中文獻之首也而志若此有司之過也迺謀重刻別為拾遺二卷以附于後遂以序委諸不敏予曰懿哉侯之用心也夫志也者即古列國之史所以紀往事垂後鑒也治道污隆風俗美惡恒於斯驗之其關係亦重且大

矣之故上而天文若分野災變之類中而人事若選舉隱逸忠臣烈女詩文之類下而地理若山川建置城池公宇土產水利之類罔不備載將使後之君子仰觀天文則知脩德以預變中稽人事則知宣政以宜民俯察地理則防禦之方疆理之法所

當經畫也允若茲則天道順而不愆其度八極建而皆協於中地道寧而不廢其常推之天下有餘裕矣况一邑乎哉侯之善政固非一端而此舉有關於世教甚大故曰懿哉侯之用心也侯名應魁字文鄉別號石坡河南武安人于時贊成之者縣丞

則介休石公鳳儀主簿則曹縣蔡公繼先  
皆有功於志者也法得備書

時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禮科都給事中邑人呂應祥

撰

舊志序

左輔古稱浩穰之會而涇陽其首縣也縣舊有志以其地在古雲陽池陽今淳化三原間歷代遞合遞分年遠淆亂作者未深綜其緒理於是乎師心信耳汗漫成書自陵谷封畛已各

涇陽縣志

序

四

隨稗書野老之口相遷瞶不能盡原又何暇論謠俗之感哀考政治之得失乎今邑令傅君旣視事再稔政清人和乃披按縣故請於鄉大夫魏中丞公作新志志成謂余亦左輔人且於史事良習宜有言叙諸首簡余旣

受以卒業竊有嘆於史才之難云夫  
今之郡邑志古史之流也昉自禹貢  
職方而馬班始為河渠書及地理溝  
洫志迺後源遠而流益分偏都小邑  
亦各有志侈張山川之名勝與其人  
才物產之饒蓋至於今爛然矣然往

往務虛恢而鮮實錄博採獵而迷端  
淫苗莠錯陳趣舍歧路而欲以希聲  
典志成一家之書可不謂難焉蓋非  
志之難史才之難也中丞公吾鄉所  
稱閱覽博物君子尤涵思六經嫻於  
世務不顯顯瑠鑊藻績聞故今所為

志其為卷凡六為類凡九其大義則  
考信於詩書而取裁古史煩亂者刪  
疑誤者闕要在根莖勝枝葉而墨工  
槩人腐毫翰以爭篇章之富句字之  
工者辟之驅市兵而野戰公間出其  
精騎以一當十十當百無不效也至

如建置戶租禮俗諸篇原物力之漸  
耗感教化之不廣悼風會之日流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綜本末昭勸戒使  
人撫卷太息而反覆於古今之際於  
乎公之所懷獨史才也與哉是故吏  
茲上者不可以不知是書為茲上之

大夫若士者不可以不知是書長吏以豈弟蘇其罷困以敦朴揀其澆漓而士大夫又皆從中丞公以古道本業相率而先黔首今之涇陽其復為古之涇陽也儻可庶幾乎不然以天府神臯陸海沃野為雄稱以五陵豪

侈處權得利為怕俗提空名駕物論之上而日朘月削凌遲寢以大敝則難振也此作志者之意也嗟乎即一邑而全陝可知即全陝而天下可知矣詎獨涇陽哉詎獨涇陽哉中丞公名學曾字惟貫余同年進士

萬曆戊寅夏六月辛巳

賜進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馮翔馮自強撰

# 志序

陽陵與涇為齒錯之壤余家去涇不半舍其間山川之巨麗風物之華榮蓋童而習也幼耽帖括家言未及旁搜廣覽晚膺殊恩奉

命歸養媿不能追隨青瑣檢點白雲姑取所謂

涇陽縣志

序

九

郡邑志披讀焉於涇得魏恭襄志畧而該詳而有體寔堪與我里仲木先生相後先而余童子時僅得之耳聞者始獲歷覽其概恭襄後世運不盛衰隨之稽古者造造感情而扼腕且九十年餘無人起任紀述之責將所為人物登降教化淳漓闕而不

錄卽有一二賢能吏不過急溥書節課最  
至於信今傳後之典且閉目不觀束手不爲  
矣書年王公余同年友也以三吳名流早登  
高第蒞涇數稔惠深怙冒化洽作人體裁  
旣嚴風韻更別政旣成矣慨然曰夫涇也而  
可無志乎取數十年所惴於心而吶於辭

者偶一爲之吾則何敢人盡避事而惴且吶焉  
令後來者以無志而靡所考鏡如吾今日吾  
又何敢迺於退食之暇隨事講求因地諮  
詢或得之殘文斷碣或拾之䟽牘公移或  
訪之墨士文人或采之編氓故老廢者興  
墜者舉數十年之故實燦若列眉覺前

之按籍茫然者後之人拱手而受成庶可謂恭  
襄公功臣歟將附棗梨問序於余余才識  
寡昧何足爲書年公重亦何足爲涇重  
但涇爲關輔劇縣其土沃其物阜其人才  
穎秀而卓越因革損益徃徃動當事  
者之臂劃書年公翼翼小心科條獨著

纖鉅委悉以平日好學深思沉心靜氣行  
於民社之間因斯志以傳石畫名之而可言  
言之而可行用以識見聞備掌故使一時  
綰綬諸君子採而擇之設施其所未竟  
增長其所未能而涇人士借是以爲私淑  
文雅風流照耀千古其有裨於盛治豈

淺鮮耶當不止涇之民歌來暮而咏誰  
嗣已墜錯之壤於漢有光志云乎哉是即  
今日之著蔡也非余何足以知書年公  
又非余何能以言書年公

昔

康熙歲在庚戌仲秋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內府工科左給事中加級  
陽陵魚飛漢撰

志序

明府王公書年先生重修敝邑涇陽志成以寄韓子京師韓子受讀終篇再拜而為之序曰志者史之一體而縣志則郡國之權輿也先儒有云史莫高於志蓋將求諸制作之林非徒

以文辭為工焉聞之宋太平中作寰宇記考証頗詳惜其書不傳然人文之目當時固謙讓未遑也明李文達竭生平之力為一統志而所載方輿多與舊史不合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

以為知言涇陽志闕有間矣萬曆初年邑人魏恭襄作志同州馬文莊為之序歷九十餘年迺復得公起而修之公江左鉅儒早振六翮而盛名坎壈久於吏事比來吾邑雖他人目為繁劇公內無賓史鳴琴坐理取辦俄

頃嘗恢恢其有餘地而賢士大夫日相往來飲酒賦詩遠近傳頌紵衣編帶有春秋卿尹之遺風屋嘗慨然曰夫子說夏禮而傷杞不足徵學殷禮則曰有宋存焉未幾杞降而稱子而宋猶得以上公周旋會盟之列歷二

百四十年不改然則邑之有志文獻  
之存亡繫之不綦重哉於是召集群  
賢講求故實公草創之與諸賢討論  
之而公復潤色之以庀其成取魏志  
九目簡而為八讀地理峩山涇水之  
間去豐鎬百里而近先王王畿之故

墟也吹邠擊籥進之南雅則文武成  
康之流風在焉駟職小戎未可以秦  
槩周矣讀建置有廢興之感焉其事  
即不自縣縣不敢不脩書也讀貢賦  
雍田上上其賦中下球琳之產在境  
外織皮之貢在邦域之外而今或問

諸涇陽其憂未有艾也讀水利河渠  
有書溝洫有志按圖而考之秦漢之  
故可復讀官師官之名知縣而或起  
筮仕或自丞判以遷其實縣令耳非  
如宋制之帶京銜知縣事得專奏請  
與今判然為二焉師之名尊而秩則

卑非如明初有藩牧之擢外翰之譽  
也丞簿以下無論已讀選舉古之取  
士有科有目今之取士有科無目鄉  
里即未能驟復孝秀似不妨並行也  
讀人物當求無媿於地讀藝文當求  
無媿於古則西京可作也此固作者

之意而因名課實亦涇人士之所樂  
道踵美增華焉魏兩前輩且有待而  
益彰雖然魏之志出於二百餘季重  
熙累洽之時又乘其里居暇日為之  
公志乃自簿書期會間親探典籍不  
日成之簡而核直而不肆視魏志善

有加焉即予之學與各位皆遠魏文  
莊庶幾附公以傳不朽公在涇多異  
政行將

璽書特擢入居要津更以涇民疾苦  
之事旦夕入告志又其權輿也夫

康熙康成秋八月朔日